

# 离骚篇名臆解

周致中

屈原的《离骚》是我国最早的抒情长诗。对于《离骚》的篇名历来有许多不同的解释。比如司马迁认为：“离骚者，犹离忧也。”（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）班固则进一步加以诠释：“离，犹遭也；骚，忧也。明己遭忧作辞也。”（《离骚赞序》）此其一。其二，王逸认为：“离，别也；骚，愁也。”（《楚辞章句》）通常就据此解释为“离别的忧愁”。其三，游国恩先生认为离骚的含义相当于现在说的“牢骚”（见《楚辞论文集》）。其四，文怀沙先生另又解释为“被离间的忧思”（见《屈原离骚今绎》）。大致就是这四种。

我在阅读《离骚》的过程中，对《离骚》的题意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看法。现在不揣浅陋提出来，以就正于前辈专家和广大读者。

离骚，依我体会，当理解为：告别、离却骚动、骚乱的心情。这样理解离和骚这两个字，在词意上应当是站得住的，因为用的都是这两个字的本意。而上面列举的各种解释都不免用到这两个字的引申义或假借义。当然，用本义来解释不一定对，用引申义假借义来解释也不一定错，关键在于哪一种解释符合屈原的原意。

首先，纵观《离骚》373句（“曰黄昏以为期兮，羌中道而改路”两句未计在内），虽然描绘的内容极为丰富：有对祖国、人民的眷恋，有对理想上天入地的追求，有宁为玉碎不作瓦全的节操。但是，这整个诗篇都可看作是作者内心的独白，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。作者内心充满着矛盾，充满着痛苦，思绪万千，忧心如焚，多么想让自己骚动的灵魂平静下来啊。他一会儿上天下地，一会儿又想远离祖国，不断地求索着自己的理想和归宿，却不能摆脱这种骚乱、这种不平静。但终于，他从殷代的贤大夫彭咸身上找到了自己的榜样和归宿。彭咸谏其君不听而投水自尽。屈原在写《离骚》时，也下定了这个投水自尽的决心。这从第75、76两句“虽不周于今之人兮，愿依彭咸之遗则”，以及全诗的最后两句“既莫足与为美政兮，吾将从彭咸之所居”，可以清楚地看出。何去何从，明确了；自己的归宿，找到了。于是出离了骚乱的心境，复归于宁静的心境。

其次，我们来研究一下这首诗中的“离”字有哪几种解释。《离骚》中用到“离”字的有下面几处（一些明显无关的词为“江离”、“陆离”等未计在内）。

- 一，第46句“余既不难夫离别兮”，这里的“离”分明应理解为离别之意。
- 二，第111句“进不入以离尤兮”，这里的“离”是罹，遭遇之意。
- 三，第136句“判独离而不服”，这里“离”是离却、抛弃之意。

四，第203句“飘风屯其相离兮”，这里的“离”意思和“屯”相反，是离散之意。

五，第205句“纷总总其离合兮”。

六，第225句也是“纷总总其离合兮”，这两句中的“离”都与“合”反义，是离散之意。

七，第339句“何离心之可同兮”，这里的“离”即今天还沿用的“离心离德”中的“离”，解释为“不同的”。

——以上七句，除第111句中的“离”解释为罹，以及第339句中的“离”解释为“不同的”之外，其余五句中的“离”都是动词，解释为离别、离却、离散，与我们解释篇名中“离”的用法，正好一致。

再次，上面已经提到，作者在写《离骚》时，已经下了投水自尽的决心。但是，从实际情况来看，诗人并没有马上实行，这是因为他仍然有所期待。直到公元前278年秦兵破郢，楚国国都沦陷，他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，这才实行自己的决定：投汨罗江自尽。从他写作《离骚》决定自己的归宿，到最后以身殉国，这中间屈原还是生活了很多年头的。所以，我们可以从写作年代晚于《离骚》的《九章》的若干篇中，进一步研究屈原的心情，看看对我们理解《离骚》的篇名，是否有所帮助。

《九章·怀沙》的最后几句是这样的：“知死不可让，愿勿爱兮。明告君子，吾将以为类兮。”清代学者王夫之注云：“安心不惧，归于一死。”（《楚辞通释》）意思是说，要定下心来不恐惧，只有归结为一死了之。这同我们前面讲的，明确了自己的归宿，就能出离骚乱的心境，意思是一致的。

《九章·悲回风》中有这样两句：“愁郁郁之无快兮，居戚戚而不可解。”这后一句明明白白地说：“我处于动荡的心境而不能解脱。”这“解脱动荡的心境”可说是对《离骚》的篇名最确切不过的注解。前面我们说过，屈原写《离骚》时灵魂十分骚动，当他下决心追随彭咸以死报国之后，内心变得平静了。但是，既然活了下来，这种平静的心境就不可能一成不变，又会产生新的烦乱，于是又想摆脱而不可得。屈原把这种心情在《悲回风》中再一次抒写出来了。

还有，《楚辞》中有一篇《卜居》，通常认为是后人在屈原死后为悼念他而记载下来的有关传说，但我们不应该因为它不是屈原所作而不重视它。它的开头几句是这样的：“屈原既放，三年不得复见。竭知尽忠，而蔽彰于谗。心烦虑乱，不知所从。”这里的“心烦虑乱”四字，正好阐发了离骚的骚字的内容。这也是值得注意的。

最后，还有个问题，我对《离骚》篇名的理解，究竟能不能算是新的看法呢？是否有人提过类似的见解呢？应该说有人提过类似的见解。那就是我在文章开头介绍过的王逸的看法。原来，一般引用他的话，不大完整。王逸在《楚辞章句》中是这样说的：“忧心烦乱，不知所愬，乃作离骚经。离，别也；骚，愁也。”王逸说的“忧心烦乱，不知所愬”，很可能本于上面提到的《卜居》中的“心烦虑乱，不知所从”。可见，王逸认为，屈原是忧心烦乱而不知道从何诉说，才写这《离骚》的。这“忧心烦乱”同《卜居》中的“心烦虑乱”一样，正好可以用来解释这“骚”字。而王逸说的“别愁”则可以有两种理解：通常把它当作偏正词组，那就理解为“离别的忧愁”；如果我们把它理解为动宾词组，那就是“告别忧愁”的意思。这后一种理解跟我的说法大致相同。可惜的是王逸说得过于简单，不大明白，因而容易造成误解。

总之，我认为“离骚”的意思就是：“告别、离却我的心烦虑乱。”